

文艺学与美学书系

交叉与融通

——文艺学的新格局

主编 张晶
副主编 张国涛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叉与融通——文艺学的新格局/张晶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81085-564-6

I. 交… II. 张… III. 文艺学-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041 号

交叉与融通——文艺学的新格局

主 编: 张 晶

副 主 编: 张国涛

责任编辑: 陈友军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564-6 K·37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文艺学与美学书系

丛 书 顾 问	刘继南	苏志武	
编委会主任	蒲震元	丁俊杰	
编 委	蒲震元	丁俊杰	苗 棣
	张 晶	胡智锋	杜寒风
	蔡 翔	闵惠泉	陈友军
丛 书 主 编	张 晶	杜寒风	

文艺学的历史性变局 (代序)

张 晶

关于当代的文艺学理论建设问题,诸家异见已非一日,而于今之文化大势,文艺学所处之际遇,持论不同是势所必然,这也正是文艺学发展的明显标志。而从建设性的目光来看,欲使文艺学有一适合于时代需要的稳定形态,对于其理论格局还是要有清醒的估量和前瞻性的判断。

文艺学的格局处在变动之中,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的文化转型所决定的。在视像成为一种很多人把握世界的方式、“视觉文化”成为主要的文化样式的氛围中,文学受到了无所不在的侵袭,阅读的审美方式也受到了严重的消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存在,居然受到了怀疑。文学是否终结,都成了争论的话题。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一些著名学者著文反驳“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但是,文艺学作为以文学研究为主要对象的这样一门学问,其内部已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文艺学行当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文学自身的兴趣,文化研究是文艺学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目前还在争论之中。文艺学的理论格局处在这样的漂移状态中,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作为一个学科的文艺学本身,

似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上。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而言，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文艺学研究？文艺学向何处去？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今文艺学研究的必然。

传统的文艺学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文学理论。这是没有什么歧义的。文学理论的“越界”与“扩容”的提出，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所致。就今天的审美现实而言，文学研究倘若不顾及其他艺术门类及大量的“亚艺术”和文学无法剥离的关系，不顾及文学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天然因缘而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学本体，将很难适应当今的文学实践，因而使之缺乏理论的生命力和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文艺美学等研究向度，是对文艺学的重要补充。

从我的角度来看，文艺学的学科内涵之变化，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提升。但是，如果说以文化研究等来取代或弱化文学研究，也是得不偿失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现和盛行，都不是某些理论家的心血来潮，而是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的理论回应。带有艺术气质的文化现象在我们的审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呈现，这是时代发展的表征，同时，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种强势涌出的文化矩阵，其支配力量却是经济的杠杆。这一点，博德里亚的“符号经济学”，对此是揭示得颇为深刻的。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都难以摆脱这张巨网。

然而，无论怎样，文学的力量都是不可轻视的。号称“视觉文化”的时代文化格局，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把握为图像，却不能因之将文学真正地“边缘化”。这并非是固守文学阵地的一厢情愿，而是文学创作自身的深厚渊源及文学理论对艺术规律的成熟建构。学者们或以“文学性”来指谓在审美文化现象中的文学作用，似乎这样已经很给文学以“面子”了。其实，文学根本就没有到那种“可怜兮兮”的地步，在审美文化的大格局中，文学仍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视觉文化以其直观的、感性的形态，给人们以更多的表层愉悦，以图像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也成了很多人的习惯；但是“五色令人目盲”的机械复制影像，虽然在相当的程度上暂时地满足着

浅层次的审美需要,但这未必就是理想的价值形态。文学的匮乏所造成的结果,已经使很多具有高品位文化素养的人感到厌倦与无奈。即便在当今社会的文化格局中,好的文学作品仍然是人们的心灵渴求。同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的视觉文化,恰恰特别需要文学作为根基。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现阶段民众最为喜欢的视觉文化样式之一,而有无好的文学作品作为基础,是其成败的关键所在。而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都是有着最深厚的积淀和最能理性地阐释艺术的内在机理的学术体系。文化研究所涉足的领域,是关乎当代人的各个文化角度的学理探寻,但对文学的内在机理及形式规律,却是并不挂心的。因此,文化研究虽然有切近当今的审美现实之效,却无法替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与功能。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现在看来是需要重新整合的,其内涵与外延都应在理性的、平和的态度中得到发展变化。从根本的立足点上看,文艺学不能将文学研究排斥其外,或者将它“边缘化”,文学研究仍然是文艺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文艺学与以往的“文艺学”必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觉得文艺学这个学科名称非常之好,在今天恰恰可以反映当今的审美现实。我在此书中的《文艺学的建设性变革及其重构之路》一文中认为,“文艺学这个名称恰恰能够体现出当今时代包含了文学和大众传媒联姻的审美现实。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着文学本身及以文学为基础的视觉文化的审美现象。文化研究切中了当今时代文化转型的社会现实,但它并不能取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这是我对文艺学的新的学科范围的看法。

以图像为主要形式的审美文化,使置身于其中的当代文学与以往的文学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其实也不可能等同于以前的文学理论。文学的范围与疆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与以前的文学样式相比,电影剧本、电视剧本的重要价值在文学内部得到了相当多的逆转,而它们对于电影或电视剧这样的视觉艺术的成就起着不可低估的制约作用。广告词、电视晚会解说词、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等,过去是不曾存在的,现在应该进入文学的范围了。今天的“文学”,不能不包括它们在内。研究它们的形式特征和艺

术规律,难道不是文艺学的任务吗!我想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排除在文学的大门之外。现在的大众传媒在审美价值上的某种匮乏,其实正是缺少好的文学基础及内涵所致,反之,不也说明了文学研究没有能够提出阐释其形式特征和艺术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建构理论吗!

对于今天的文化现状来说,审美文化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西方也好,中国也好,作为符号体系的审美文化,到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征候。文化研究正是针对这个现实而做出的理论回应。广告牌、时装设计与表演、美体、室内装潢,这些看似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在其异彩纷呈中有着内在的支配机制,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这是以往的文学研究所无法担负的。面对这样的审美现实,传统的文艺学原理和批评话语是难以切中肯綮的,文化研究则是可以击中要害的。而文学创作在今天的审美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这虽是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却又是客观事实所在。我们不用好心人以“文学性”来回护文学,因为文学并非是时代的弃儿,而是今日的审美文化的基础和骨架。传统的文学样式或许有的淡出,但有的则是以新的艺术语言强势出现。如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上都与中国的章回体小说有着无法割断的关联。当代文艺学要把这些新的文学样式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地,同时,还应研究文学与其他门类的的关系与结合方式。

文艺学的对话与争论都是必要的,也都是有益的。“交叉与融通”是我们的思考路向。在2005年春节前夕,中国传媒大学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举办了“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邀请了国内数十位知名学者,就文艺学的发展进行对话研讨。“交叉与融通”即是会议的主题。这些学者就文艺学的不同层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形成了若干个焦点,也体现了当今文艺学的前沿问题。我们将这些论文编为一帙,似可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存照。时间倏忽又到了岁尾,眼前又呈现出元月在京郊九华山庄时的记忆:外面是飞雪严寒,会场内却是气氛热烈。现在这本集子马上就要付梓,也是对当前学术事业的一个小小贡献。

2005年11月4日

目 录

张晶：文艺学的历史性变局（代序） /1

文艺学：交叉与融通

钱中文：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 /2

杜书瀛：文艺学向何处去 /29

陆贵山：论文学的系统本质 /47

蒲震元：交叉·融通·与时俱进

——新世纪文艺学学科走向浅议 /70

李春青：论理论的贫困与文学理论的危机 /75

蒋述卓：消费时代的文艺学建构 /96

王一川：中国诗学：从现代1到现代2 /110

姚文放：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是否可能？

——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 /118

张 晶：文艺学的建设性变革及其重构之路 /133

张婷婷：学术正道是沧桑

——文艺学“边界”争论之我见 /137

杜寒风：相对性的文学理论边界与教学研究中的三层次 /153

宋永琴：文学理论：消亡还是涅槃？ /169

美学与艺术：继承与超越

张 晶：论审美构形能力 /178

交叉与融通

尤西林：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

——审美时尚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 /196

彭修银：修辞阐释：美学、意识形态与“和合”

——对扩展当代文艺批评话语张力的一种尝试 /206

杨春时：“贵族精神”与大众文化批判 /217

丁亚平：关于艺术与艺术学的对话性的理解 /224

施旭升：论当代艺术中文学意义的贫困化 /230

古代文论：转换与提升

袁济喜：论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文化特性 /244

吴 风：契合与通融：苏珊·朗格与中国古典美学 /255

王韶华：以宋代诗歌与绘画为例看艺术的融通及其限度 /273

陈 畅：宗白华艺术意境的多层级深度创构 /290

媒介与视像：审视与观照

胡智锋：媒介边界与艺术边界

——观察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另一种背景与视角 /304

张小元、杨洁：电视影像暴力：泛审美文化批判 /309

徐 敏：汽车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电影中的空间生产 /316

张国涛：艺术的扩容与边界的移动

——从“电视是不是艺术”的论争谈起 /335

综 述

张 晶：“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记略 /346

熊文泉：交叉与融通

——“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351

文艺学：交叉与融通

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

钱中文

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

当今文学理论所引起的争论，已大大超出文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达国家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观点，对我们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定位，对社会文化的定性，文学终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学研究是否可以为文化研究替代，科技信息、媒体中介、资本市场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否出现了物的、身体享乐的快感美学，美学的精神提升一定会被替代等等。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国内学术界是存在分歧的。由于涉及的问题都很大，本文作者自知力有未逮，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讨论文学理论问题。

20世纪末，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移植日多。人们对文化研究、批评理论在国外特别在美国流行、实践的真实情况，也开始有所了解和介绍。在美国批评界与一些高校的英语系，自移植进了文化批评之后，就开

始出现所谓逃避文学、取消文学课程的现象，文学理论自然更不值一提了，课堂上大谈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就算是讨论了文学理论，这显然把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泛化为各种文化现象的教学了。关于这点，本文作者、盛宁先生与余虹先生的文章都有介绍或论及^①。世纪之交，在我国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学者就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问题、西方社会信息科技、图像艺术的兴起，以及美国学界出现的文学终结理论与美国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衰落情况，做了一些评述与讨论。根据这一情况，我国一些学者就上述问题对照文学、文学理论发展现状，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②。但是有的学者几次提出，这类争论是由于中国学者错误地理解了外国学者的观点所致，所以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③。其实，中国学者并未错误理解外国同行。米勒先生研究文学有几十年时间，但他的文章常有相反的暧昧的含义。他近期的演说与文章，的确传达出了图像时代文学研究难以为继的信息^④，而且是文章的主调，接着又说文学研究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才有中国学者的不同意见。最近米勒先生又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⑤，音调又有些不同了，而且安全感又成了主调。由此看来，我们要对外国学者的话题随时跟着说，才有可能站到“同一层面上”进行对话，但这样做，确实让一些中国学者太忙活了！

① 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童庆炳：《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与希利斯·米勒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③ 见《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

④ 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⑤ 见《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这几年来,我国的文化批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门刊物《文化研究》,也有了网络版的《文化研究》,一些很有实力的中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纷纷转向了文化批评与研究。目前来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队伍太大了,这和学科的设置有关,实际上可以分出很大部分的学者进行文化研究,去开辟宽阔的文化领域。但是认为对文学理论发生影响,最终要以泛文化批评、“后现代真经”来改造文学理论研究,暴露出了文学理论自身潜在的深刻矛盾,酿成了对文学理论的新的冲击和危机,则是近一两年内的事。

这是从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开始的。文艺学的现代性反思,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本世纪初,有学者指出了当今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种种弊端,并就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本质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争^①。2002年《文艺研究》发表了《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这两篇文章,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文化研究在美国学界发生的过程与命运,但它们的出发点、想要说明的问题、希望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接受一些什么、借鉴一些什么,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连刊八篇文章,都是讨论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关系,大都认为文艺学已不适应当前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必须迅速越界、扩容,原因在于:“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导致各种学科的边界正发生变化乃至消失;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把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甚至包括物质文化的设施,都扩入文艺学的研究,并且改变文学理论原有一些专

①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同类文章还有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曾庆元:《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王志耕:《文学理论:走在路上》;田忠辉:《文学理论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曾庆元:《再论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依据——兼答王志耕的〈文学理论:走在路上〉》,《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

门术语的内涵，提出在视像与消费生产的影响下，出现了美学、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宣告要以物的、身体的充分享乐，视像消费与生产引发的快感高潮的新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原则等等。紧接着《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栏目下，又刊出了一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重申了上述观点，有的提出改造文学理论的新方案，有的则对近20年的我国文艺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所以目前已是一派光昌流丽的景象。网络版的“文化研究”同时刊出了一些文章，继续发表这类讨论的文章。

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6月24日和7月1日，《社会科学报》和《文艺报》刊出了有关会议报道，说会上大多数学者主张文学理论应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这是真实的；但说中外学者多次指出“文学理论死了”，大多数学者同意文学理论应“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但不能对其作纯粹的审美和道德判断，而要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判、进行价值干预”等等，这里说的“大多数”，其实只是主张以泛文化批评替代文学理论的部分学者；而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则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以泛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内爆与分裂，文学理论在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就像美国有的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使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不久，《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刊出了鲁枢元的争鸣文章，同期的《河北学刊》发表了童庆炳等人的文章进行论辩；随后《江西社会科学》也刊出了一组文章，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商榷与探讨，《文艺报》也发表了这类争论文章。

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易变性，在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在理论范畴的发展上具有较大的延展性，在其资源支持上又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具有不断变化、丰富的特性。当文化思想发生变革、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原本相互依存、互为支持而并不矛盾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从相对的稳定状态进入了不稳定状态，同时由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固有的包容式的替代性而引起的争论，就此展开，而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提出的问题很多，下面主要讨论当今文学理论性质和“后现代真经”问题。

当今文学理论还是“前苏联体系”吗？

批评文章说，现在“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几乎无人理睬了，原因是“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之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命题无疑都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这些命题、术语在今天看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无新意，必须反思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等。文章进一步说，即使文艺学由老马转向西马，但西马文论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的幽灵’”。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沉浸于其中的西方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半步，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它偏离文艺学的根基，也不过是偏离了前苏联的传统。现在，另辟蹊径却接上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如此看来，文艺学也并没有离经叛道，更没

有走火入魔”，而柏林墙的倒塌，竟也未能使我国的“文艺学”走入“历史的终结”的轨道，只是不得不重振旗鼓而已^①。文章也涉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因此这一评论不仅是针对大学课堂文学理论而言，而且也是针对一般文学理论而说的。那么，近20年来我国大学教学方面的文艺学即文学理论，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否还是“前苏联体系”？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于文学理论教学的责难，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的。80年代前，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并占有统治地位，那时的文学评论霸气十足，这学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少数人那里。它以不容争辩的绝对真理的预设性、不可动摇的话语的独断性、先验假设的绝对正确性来界定有关文学的基本观念，显示了极强的本质主义倾向，和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教本，受到当时两种编写于60年代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基本原理》的影响，是留有旧有痕迹的。而后来二十年间，凡有能力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大学老师，都出版了这类著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同一个学科、同一个论题，有几十乃至上百的人在编写、出书。编写者的知识结构、背景又大致相同，这就导致编写出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在理论上极少创意，出现了由于不同理论板块的排列组合而呈现出整体的大同小异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命题、几个核心观点，由于相互重复、缺乏原创精神而表现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文学理论作为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要让学生接受这些概念体系也多有难处，主要是学生刚从中学进入大学，阅读文学作品不多，文学感性知识积累甚少，审美体悟能力不强，而在课堂上却是一堆一堆概念，这自然会使他们兴趣索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今天实利主义盛行的年代，学生听讲课程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实惠，最好在他们一出校门，这些课程就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此即使听讲经济学这样的课程，据

^①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以下引文均出此文。

报道也是听微观经济学的为多，而人文学科很难直接转化为财富，理论课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作为局外人，也是可以想象这类课程教学的艰辛。当然这类课程成功的例子也是不少的，那多半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从学生感性体验的积累入手，老师倾心投入，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所致。

如果说，在文学理论中存在一个“前苏联体系”，我认为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比如2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作家不断介绍苏联的和日本的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其中由日本学者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尤其多。1930年出版的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观。此书相当系统地论及了文学的阶级性、唯物史观、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等，但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一个很有朝气、潜力的派别。此外还有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派别。1937年，以群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作新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发挥，只是到了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我国邀请苏联文学理论学者来华讲课，出版了他们的几部讲稿和著作译本，我国学者也自行编写了一批文学理论教材之后，一个文学理论的“前苏联体系”^①才在我国流行。至于在文学批评界，我国的文学思想较之前苏联体系，实际更“激进”、“革命”、体系化得多。

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

① 这时期出版的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文学科学基础》（1948年版）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谢皮洛娃：《文艺学引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柯尔尊：《文艺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